

全世界营养不足状况

计算饥饿人数：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国家的发展趋势¹

自1996年在罗马召开世界粮食首脑会议（WFS）以来已有十年，可世界营养不足人数仍居高不下。在2001-03年间，根据粮农组织的估计，全世界仍有8.54亿人营养不足：8.2亿人在发展中国家，2500万人在转型国家，900万人在工业化国家。²

事实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到2015年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半的目标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自世界首脑会议目标的基准期1990-9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数仅减少300万人：由8.23亿降到8.20亿。这与前几年的下降人数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七十年代达到3700万人，20世纪八十年代达1亿人。此外，最近的一些趋势是问题的原因之一——继1990-92年和1995-97年间减少2600万人之后，2001-03年又增加了2300万人。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和《千年发展目标》的目标

1996年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了在2015年前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半的目标。粮农组织使用1990-92年的平均数作为监测实现这一目标进展情况的基线。

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的两个指标之一就是在1990和2015年间将饥饿人口比例减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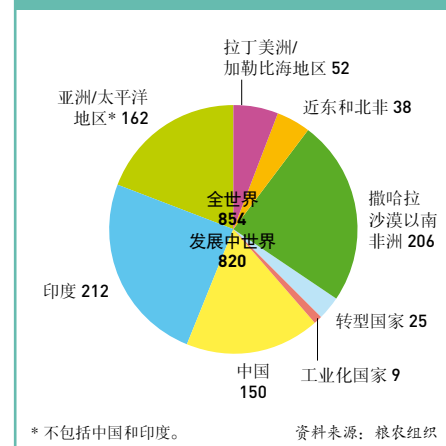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要比这两个指标更为艰巨。事实上，人口持续增长意味着，如果想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的饥饿人口比例就要削减远超过一半以上。如果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组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那么，根据目前的人口预测，我们还将有约5.85亿人营养不足，远远高于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4.12亿的目标（多1.73亿人）。另一方面，要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就需要将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减到7%，即从目前的17%减少10个百分点。

由于人口的增加，饥饿人数的略微下降致使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个百分点——由1990-92年的20%下降到2001-03年的17%。这就是说，到2015年将营养不足人口百分比减半的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MDG 1）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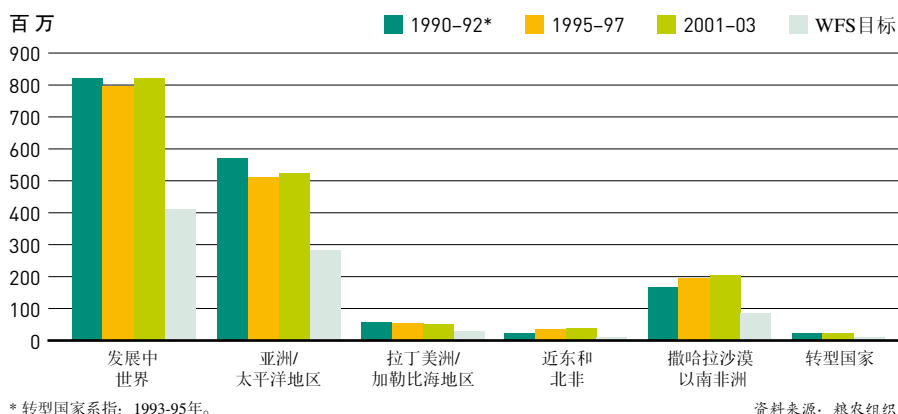
取得进展。然而，这期间的进展要比前20年缓慢，1969-71年和1979-81年间营养不足的发生率下降了9%（由37%降到28%），而在1979-81年和1990-92年间又下降了8个百分点（达20%）。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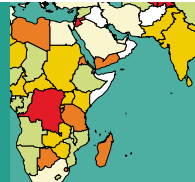
要成功地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

3 2001-03年营养不足人数 (百万)



4 营养不足人数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WFS) 目标





议目标，就需要扭转当前饥饿人数的趋势和加快减少营养不足人口比例的速度。事实上，即使到2015年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仍远未达到（见插文）。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在2001-03和2015年间，营养不足人数每年必须减少3100万。

营养不足的区域趋势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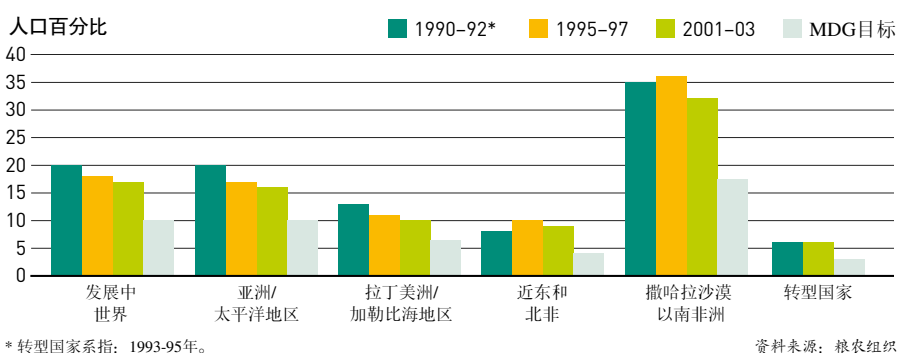
全球在减少饥饿方面停滞不前掩盖了区域间的巨大差异：自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以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营养不足的人数和发生率全面下降。然而，在这两个区域，下降的平均速度落后于到2015年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半所要求的速度。此外，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营养不足人数已经逆转，在该十年的后半部分呈增长趋势，尽管发生率已持续下降。强调这一逆转现象是因为中国和印度2001-03年的绝对数大于1995-97年的绝对数。

另一方面，在近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营养不足人数自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以来的11年一直在上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这种情况说明至少在过去30年，这种趋势的连续性一直很明显。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当前在减少营养不足发生率方面取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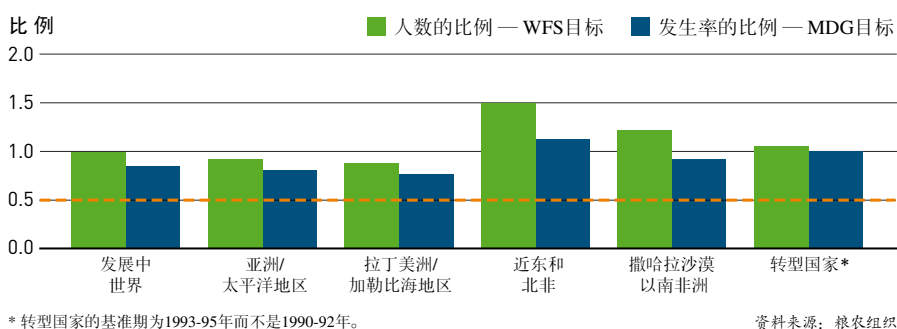
5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与《千年发展目标》(MDG)



6

2001-03年营养不足（人数和发生率）与1990-92年营养不足间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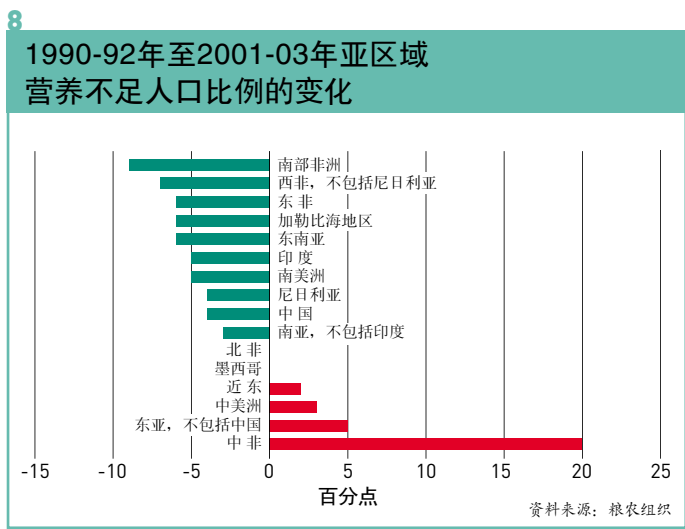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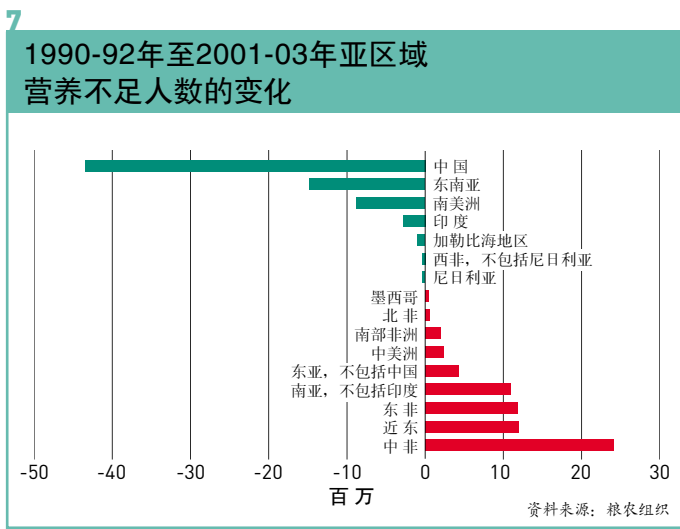


进展尤为显著。几十年来，该区域人口中营养不足人口的份额大幅度下降，这是第一次：从1990-92年的35%降到2001-03年的32%，仅次于1995-97年达到的36%。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是该区域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营养不足人数由1.69亿增加到2.06亿，而要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将需要到2015年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少8500万人。

自1990-92年以来，近东和北非是营养不足人数和比例一直在上升的

唯一区域，尽管最初基数相对较低。继20世纪70年代营养不足人数大幅下降后，在后来几十年中，该趋势始终在上升。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以来的十年期间也不例外，尽管后几年的增长速度放缓。

就转型国家而言，营养不足人数稍有增加，由2300万增加到2500万。⁵这种增加主要归因于独联体中营养不足人数较多，因为该区域大部分营养不足人口均在那里。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区域进展与挫折

图6显示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区域进展程度。该图分别列出了2001-03年的营养不足人数和营养不足人口发生率与1990-92年的人数和发生率之间的比例。0.5或较低的比例意味着各自的目标（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针对人数，而《千年发展目标则针对发生率》）已经实现。不足1.0的比例说明实现该目标有进展，而高于1.0的比例则说明遇到挫折。只有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取得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进展，但其中没有一个区域接近该目标。余下的区域均程度不等地离开了该目标。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前景看上去比较希望。近除东和北非之外，所有发展中国家区域均妨碍了营养不足发生率的下降，而亚洲

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进展则相当大。

亚区域营养不足趋势⁶

如图7和图8所示，自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以来，区域营养不足趋势隐盖了亚区域一级的巨大差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区域内，南部非洲、东非和西非这些亚区域营养不足发生率均在下降（尽管营养不足人数未必下降）。相反，中非的饥饿人数和营养不足发生率则呈戏剧性增加。

在亚洲（根据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规模，把它们作为不同的亚区域对待），中国和人口众多的东南亚区域在减少营养不足人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另一方面，在印度，饥饿的发生率下降了，但在减少营养不足人数方面却成效较小，因为头五年（1990-92年至1995-97年）的人数降而复升。同时，南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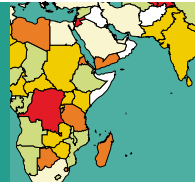
包括中国）的其他地方，特别是东亚（不包括印度）的其他地方的营养不足人数均增加了。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南美洲对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中美洲和墨西哥的饥饿人数增加了。在近东和北非，营养不足人口的绝对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区域中最小，但北非和近东在增加，后者的饥饿发生率也在增加。

就全球而言，绝大部分亚区域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均在下降。然而，在减少全球营养不足人数方面，任何重大进展都集中在少数几个人口众多的亚区域：中国、东南亚和南美洲。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亚区域的进展与挫折

图9显示了发展中亚区域在减少饥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遭受的



挫折。就每个亚区域而言，表示与世界粮食首脑目标存在差距的比例是针对营养不足发生率而绘制的。1.0与0.5之间的比例意味着在实现该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而0.5或低于0.5的比例说明该目标已实现或被超过。超过1.0以上的比例表示遇到挫折。

两个极端数——波罗的海国家和中部非洲——说明了在抗击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差异很大。波罗的海国家的营养不足发生率最低，其人数已减少一半以上；中部非洲营养不足的发生率最高（占人口的56%），它一直在快速地偏离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粮食安全状况严重恶化所致。

除了波罗的海的国家外，只有中国、东南亚、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坚定地向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迈进。头三个由于其人口众多

多，也是对减少营养不足人数做出重大贡献的亚区域。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除加勒比海地区以外的所有这些亚区域中，营养不足的发生率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

除中部非洲以外，考虑到其营养不足的高发生率，也要对东非和南部非洲予以高度重视。在这两个亚区域，尽管饥饿的发生率下降了，但饥饿人数仍在持续增加。若要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就需要加速进程。同样的道理也可应用于营养不足的水平较低但绝对数下降有限或无进展的其他区域：南亚（不包括印度），西非和印度。

营养不足水平较低的其他亚区域为东亚（不包括中国）、近东和中美洲。这些区域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和人数均在增加，令人担忧，其中东亚方面主要是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形势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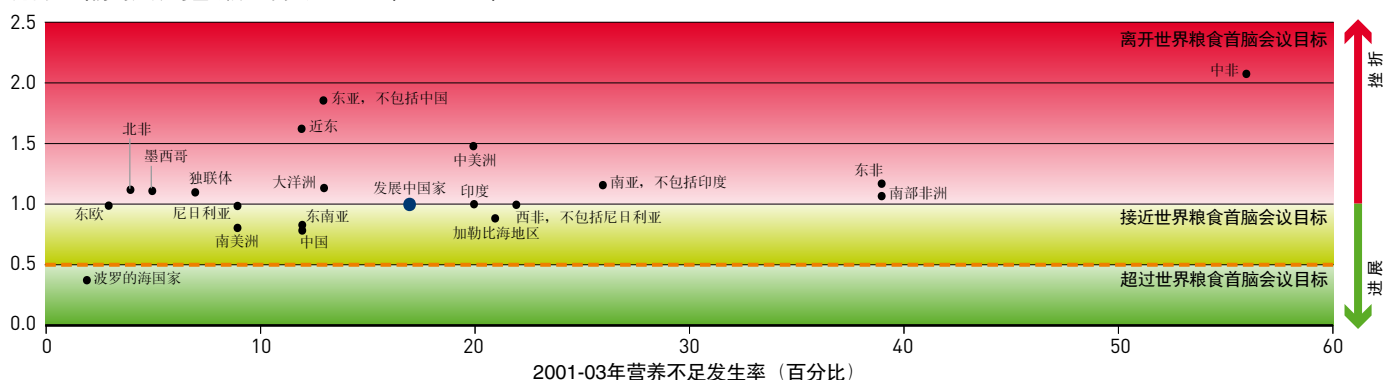
很明显，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均集中在少数几个亚区域，一般是在营养不足发生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数的亚区域。全球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几个人口众多的亚区域决定的，而其他多数区域实际上没有进展或甚至遇到挫折。为了加快减少全球饥饿的速度，在出现人数上升的地方阻止和扭转这种趋势和向其他亚区域扩大减少饥饿方面的成功经验十分重要。显然，这将在营养不足发生率最为严重的亚区域至关重要。

到2015年前的营养不足情况

过去十年，尽管全球在减少饥饿方面进展缓慢，令人痛心，但根据粮农组织的最新预测，还是有些积极的信号，这些预测表明未来会加快速度。（见下页的表）⁷确切地讲，发展

9 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进展： 2001-03年与1990-92年*营养不足人数的比例以及2001-03年的营养不足发生率

比例：当前的人数与基线数之间（2001-03年/1990-92年*）



* 转型国家系指：1993-95年。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全世界营养不足状况

中国家作为一个团体，其饥饿发生率预计会减少一半，由20.3%的基准率（1990-92年）的降到2015年的10.1%。如果这一预计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少饥饿的目标就会实现。对于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承诺则不可同言，因为预计到2015年饥饿人口将达1.7亿，从而使营养不足人数超出其目标。

所有发展中区域的营不足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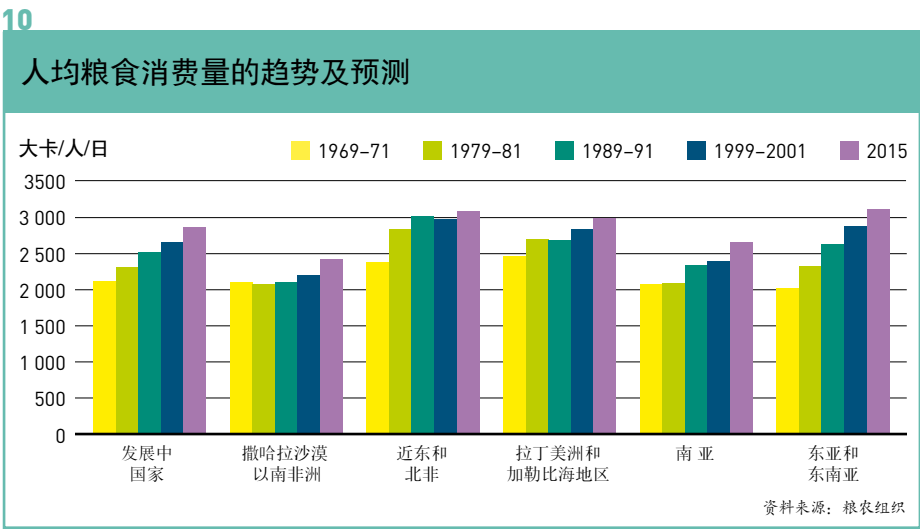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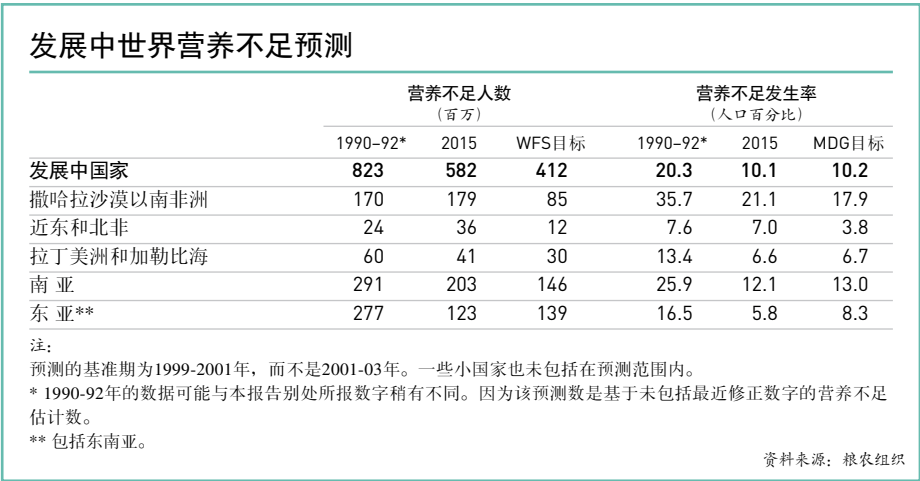
均无望下降。仅东亚有望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相反，预计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及近东和北非的人数会增加，2015年的人数将高于1990-92年。⁸预计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亚，却不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轨道上。在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及近东和北非，最近的营养不足人数增长趋势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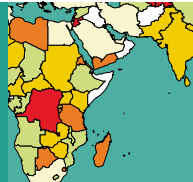
会逆转，不过在这三个区域中，预计只有南亚有会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膳食摄入量 and 人口增长

减少饥饿方面的预测进展使平均人均粮食消费量大幅增加。尽管粮食消费整体增加了，但在一些国家，这种增加不足以使营养不足人数大幅下降。特别是在2015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每日人均热能摄入量仍将保持在2420大卡（如果不包括尼日利亚在内，为2285大卡）——接近南亚跨世纪期间的热能摄入量。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最初低水平的热能摄入量将导致营养不足人数缓慢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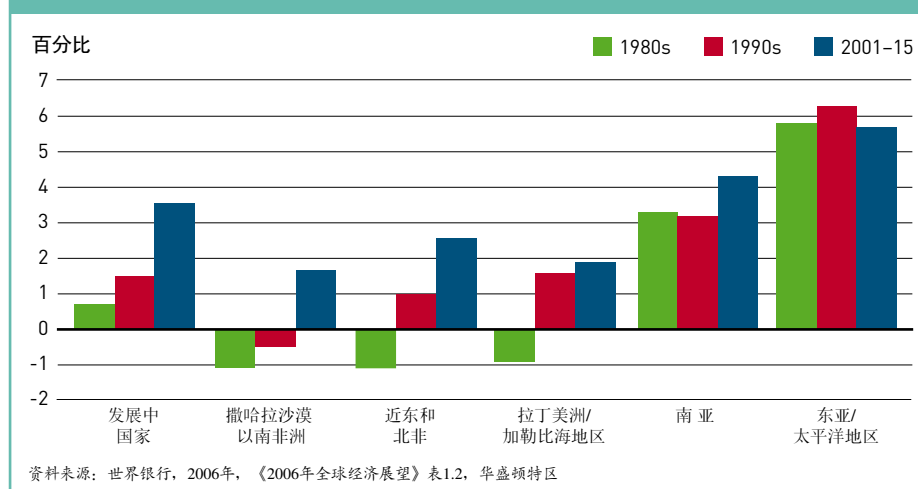
对于历史上饥饿发生率很高、粮食消费极低（1999-2001年为每日人均2200大卡）、经济增长前景低、人口增长速度快以及农业资源基础有限的国家，减少饥饿尤为困难。32个国家属于这种类别——营养不足占其人口的比例在29-72%之间，平均发生率为42%。它们目前的人口为5.8亿，预计到2050年会增加到13.9亿。它们目前每日人均粮食消费量为2000大卡，实际上已下降到30年前的水平。尽管它们有贫穷的历史记录，但是，其中一些国家通过优先发展地方粮食生产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其它国家过去也曾这样做过。





1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及预测



营养不足与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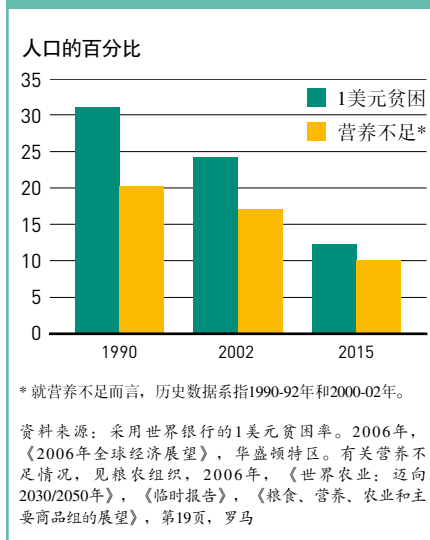
人均收入的增加将通过减少贫困和增加人均粮食需求而有助于消除饥饿。⁹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预计所有区域和国家组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会有较高的增长率，不过东亚除外，该区域的增长率最高（按人均值计算，每年超过5.0%）。

图12介绍了贫困与营养不足比例的发展趋势和预测情况，这充分说明了《千年发展目标1》消灭贫困的指标（在2015年以前将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将在基准期内实现。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估计贫困和营养不足情况，而相关的数字间亦无直接的可比性。然而，仔细观察发展中国家两个指标的发展趋势显示，贫困可能比营养不足下降得快。世界银行和粮农组织对这些指标的预测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下

12

贫困与营养不足



去。事实上，尽管计算上有差异，但在1990-92年，1.5个穷人中就有一个饥饿的人；到2015年，相应的数字预计为1.2对1。

过去的这些趋势及预测认为，减少贫困不会按比例营养不足

的穷人带来好处。尽管减少饥饿的速度比较缓慢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是，饥饿本身充当了脱贫（饥饿陷阱）的障碍。过去出版的几期《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以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以后强调，饥饿不仅是贫困的结果，也是贫困的根源，它危及了个人、家庭和整个国家的生产潜力。在本报告2004年版中，介绍了对饥饿的社会和经济代价进行广泛分析的情况。

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政策影响将是，在缺少有目的的行动的情况下，饥饿将影响全球的减贫工作。增加收入虽然是必要的，但往往不足以消除饥饿。直接针对确保获得粮食的专门措施是有效消除饥饿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

各区域营养不足状况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68%，占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的64%。在发展中国家区域，其营养不足发生率——为总人口的16%——仅次于非洲。

在1990-92年和2001-03年间，该区域营养不足人数由5.7亿降到

5.24亿，营养不足发生率由20%降到16%。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¹⁰各国的发生率均在下降，但所有情况下都不足以弥补人口的增长——该区域17个国家中只有9个国家减少了营养不足人数。为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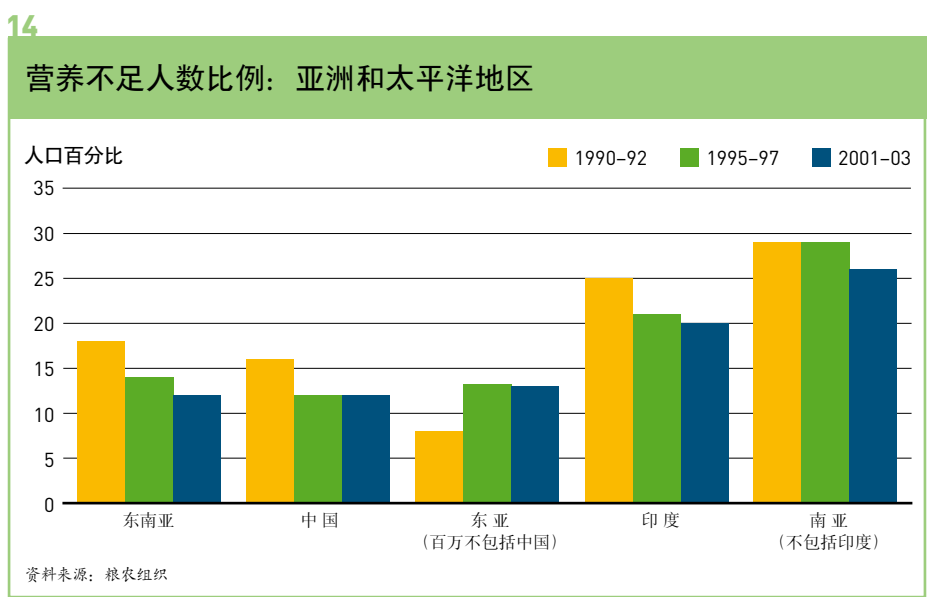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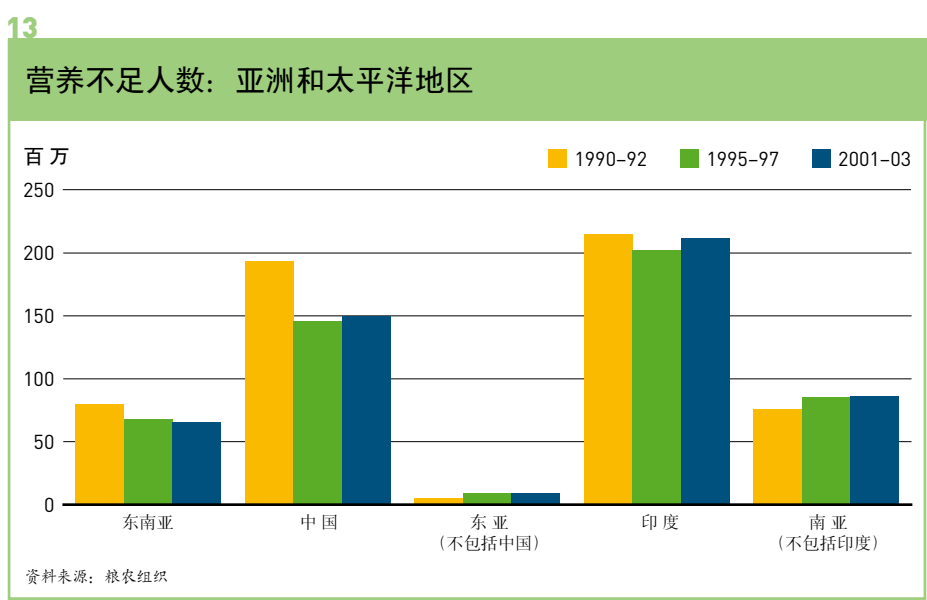
2015年将饥饿人数减半的目标，进展速度必须加快。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饥饿人数的下降主要靠中国推动，该国已由1.94亿降到1.50亿。在世界上，印度的营养不足人数最多，为2.12亿——略低于1990-92年估计的2.15亿。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饥饿人数发生率均很高，占该区域饥饿人口15%，巴基斯坦的发生率和绝对数均在上升。

图15显示了单个国家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区域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该目标。缅甸和越南这两个国家营养不足人数已下降了25%以上。除这两个国家外，如果按相对价值计算，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则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粮食安全方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恶化程度最为严重，该国营养不足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由360万增加到790万。

抗击饥饿：成功与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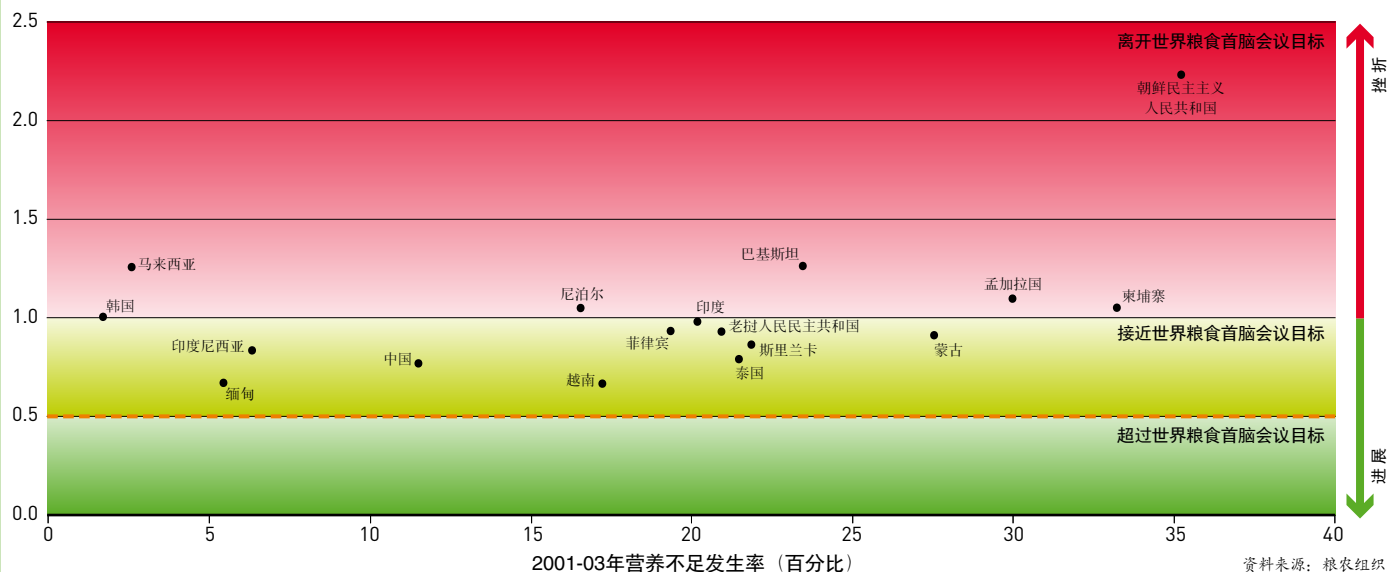
在该区域绝大多数国家，大部分人口——而且绝大部分是穷人和粮食不安全的人——均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活跃的农村经济是减少营养不足的先决条件。农业方面以生产力为驱动（增产）的增长可通过提高对地方生产的非农业产品的需求和保持粮价低廉而对农村非农





营养不足人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进展与挫折情况

比例：当前的人数与基线数之间（2001-03年/1990-92年）



业经济产生强大的积极影响。提高小农的生产力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以及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将额外收入用于购买粮食以及农村地区生产的基本的非农产品和服务。因此，农业的增长可以产生一种良性循环，即农业和农村非农业活动可以相互支持。这种增长可对减少营养不足

人数做出极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最初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太明显和人口增长适度的时候。

中国和越南证明了这一进程。从1990-92年到2001-03年，中国的饥饿人数由1.94亿下降到1.50亿，营养不足发生率由16%降到12%。这是通过强劲的经济和农业增长实现的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和2003年间以年均8%的速度增加，而人均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粮食生产每年分别增加了2.5%和5.4%。同时，年人口增长率仅为1%。

事实上，中国饥饿和贫困的快速下降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始，这源于1978年两次大的农业改革，当时允许家庭租用集体土地，以及增加了粮食、油料作物和生猪的国家购买价格。¹¹农业产出和收入也相应大幅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在1980和1985年间增加了90%。自1985年以后，农村非农业企业也开始迅速扩大。到2000年，它们吸收了约四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占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而农户收入差不多50%来自非农业渠道。¹²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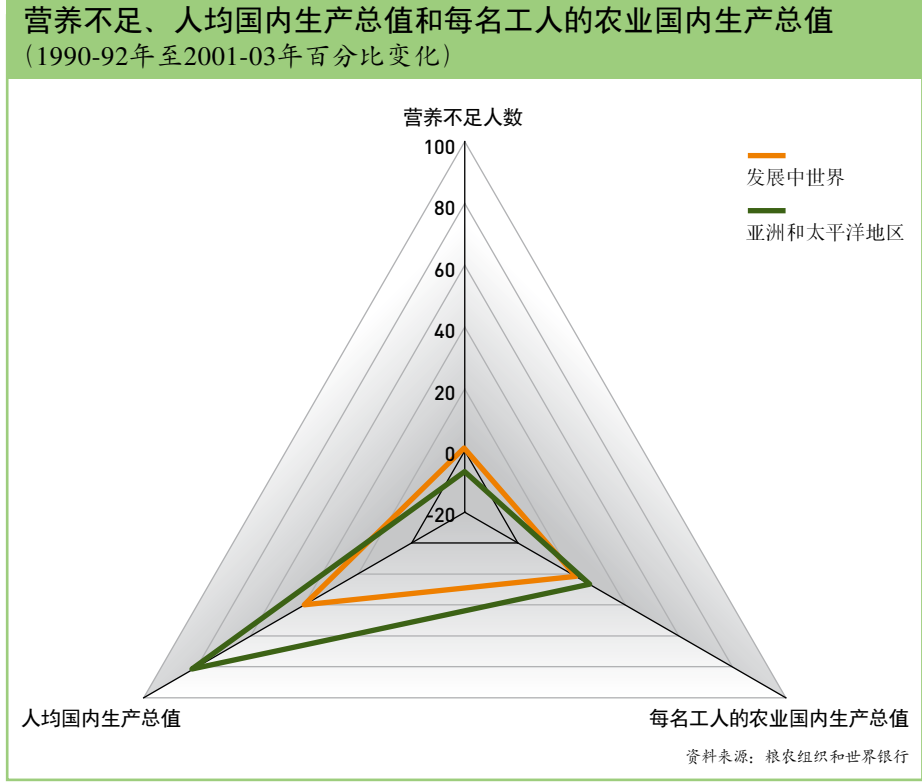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粮食不安全情况

在1990-92年至2001-03年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营养不足发生率和饥饿人数急剧上升：发生率增加了一倍，绝对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差不多达800万人）。其根源看起来是经济增长呈负面趋势。由于缺少有关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的统计数，很难评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可获得的相关粮食生产的数据说明，按人均值计算，在此期间其变数每年以2.2%的比例下降。2003年，该国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通过公共分发系统获得谷物为生。

各区域营养不足状况

16



国家，保持减少饥饿人数的势头是个艰难的挑战。

事实上，柬埔寨和印度的营养不足总人数没有变化，尽管人均收入强劲增长。从1993到2003年间，柬埔寨的年增长率为4%，印度从1990到2003年间的年增长率为3.9%。然而，良好的整体经济表现在部门间的发展却不均衡，而且没有强劲的农业增长的支撑；1993和2003年间，柬埔寨的人均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仅为0.7%，印度在1990至2003年间为0.9%。¹⁶

世界银行每日1个美元的贫困线计算，中国农村的穷人数由1979年的约4.9亿降到2002年的约9000万。¹³营养不足人数由1969-71年的3.87亿降到目前的数字1.5亿。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减缓饥饿人数的速度开始放慢。¹⁴这至少部分归因于相对孤立和处境不利的农村地区的经济表现疲软，因为大多数剩余的营养不足人口均居住在那里。大部分农业产出来自约2亿个极小（0.65公顷或以下）的农场。¹⁵中国政府最近为振兴农村地区所采取的步骤承诺，在下一个十年中，减少饥饿的速度可以加快。

1990-92年和2001-03年间，越

南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已由31%降到17%，营养不足人数由2100万降到1400万。如同在中国一样，饥饿和贫困的快速下降源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农业改革，这些改革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一项经济改革计划使得农民掌握土地控制权，允许他们增加市场销量和减少了农业税收。还是如同在中国一样，驱动器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和2003年间为每年5.7%）和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为2.5%）的强劲增长，以及粮食生产快速扩大。一项针对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的脱贫计划也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和减少饥饿。越南仍然是个低收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约占发展中世界营养不足人口的6%，占其总人口的11%。营养不足发生率占该区域人口的10%，这在最低的发展中区域排第二。

随着营养不足人数的下降，由1990-92年的5900万降到2001-03年的5200万，该区域正在朝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迈进，尽管速度还需要加快。进展的速度很不平衡，绝大部分集中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亚区域。另一方面，中美洲在人数和发生率方面呈上升趋势。在墨西哥，¹⁷发生率仍然没有变化，处于相对低的水平，而营养不足人数则增加了。

图19显示了国家间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进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古巴、圭亚那和秘鲁——已经实现了该目标，而智利和乌拉圭已经很接近该目标。厄瓜多尔和牙买加已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少约25%。巴西和苏里南显示

秘鲁实现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尤其是80年代，秘鲁的粮食不安全情况恶化。营养不足发生率成倍增长，由1969-71年的21%增加到1990-92年的42%。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趋势最终得到扭转。在1990-92年和2001-03年间，营养不足人数下降，由930万降到330万，营养不足发生率由42%降到12%。

粮食安全的加强应该特别归功于通货膨胀的下降。在1990-92年和2001-03年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2.1%，尽管20世纪90年

代后期因世界金融市场的剧变而遇到挫折。

该成功背后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强劲的农业增长。秘鲁对农业部门进行了改革，包括土地交易和授权的立法，这提高了获得信贷。在1990-92年和2001-03年间，每名工人的农业附加值每年增加了4%。

不过，营养不足和贫困程度仍然很高。挑战就是保持减少贫困和饥饿的进展速度，以及向该国比较贫困的地区扩大取得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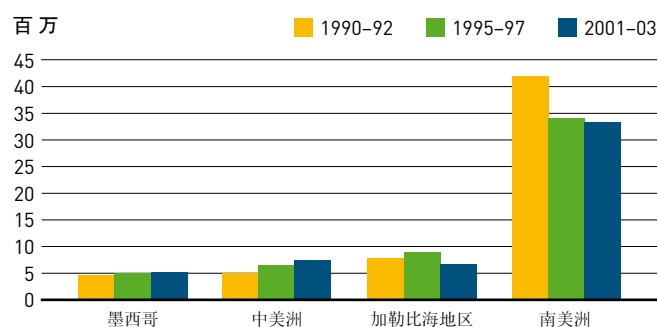
出类似的进展。南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已在向该目标迈进，但是，委内瑞拉在饥饿方面呈大幅增加。大多数中美洲国家也遇到挫折，特别是危地马拉和巴拿马。海地营养不足人数下降了，但营养不足发生率却为人口的47%，这是该区域至今最高的。

抗击饥饿：进步与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该区域的人均膳食热能供应高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发展中国家区域中最高。该区域潜在的粮食不安全的一个关键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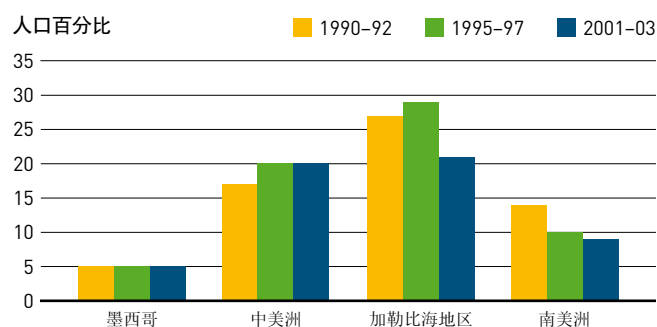
营养不足人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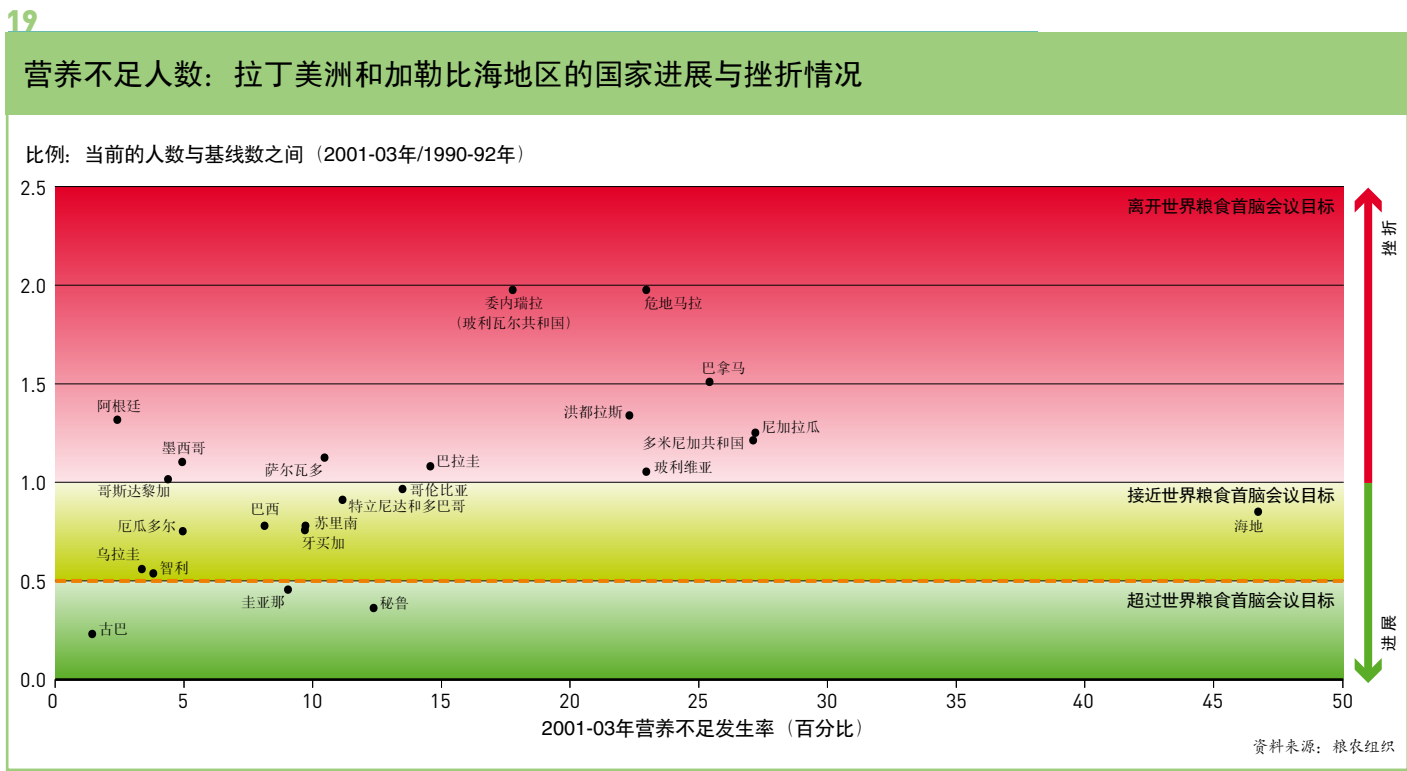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18

营养不足人数比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巴西的进展

在1990-92年和2001-2003年间，巴西的饥饿人数由1850万人降到1440万人，发生率由占人口的12%降到8%。如果每日的平均热能摄入量为3060大卡（2001-03年），那么，巴西将拥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其人口，但是由于收入和土地分配高度偏斜，获得粮食仍受到制约。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巴西经历了衰退和债务危机。在努力稳定宏观经济形势中对一些大的政策进行了更改；同时增加了政府对社会计划的支出。结果社会指标提高了，但是该国收入最低的群体仍面临着普遍的贫困和粮食不安全。

2003年，政府发起了《零饥饿计划》（Programa Fome Zero），其旨在快速提高4400万人的粮食安全。该计划确定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目标干预措施增加收入、增加基本粮食供应、提高粮食获得以及尽快减缓饥饿和营养不良。

2003年10月发起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计划就是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 Programme）。该计划就是向贫困家庭提供有条件的收入转让。条件限制包括入学和健康检查。政府计划在2006年期间惠及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估计达1.12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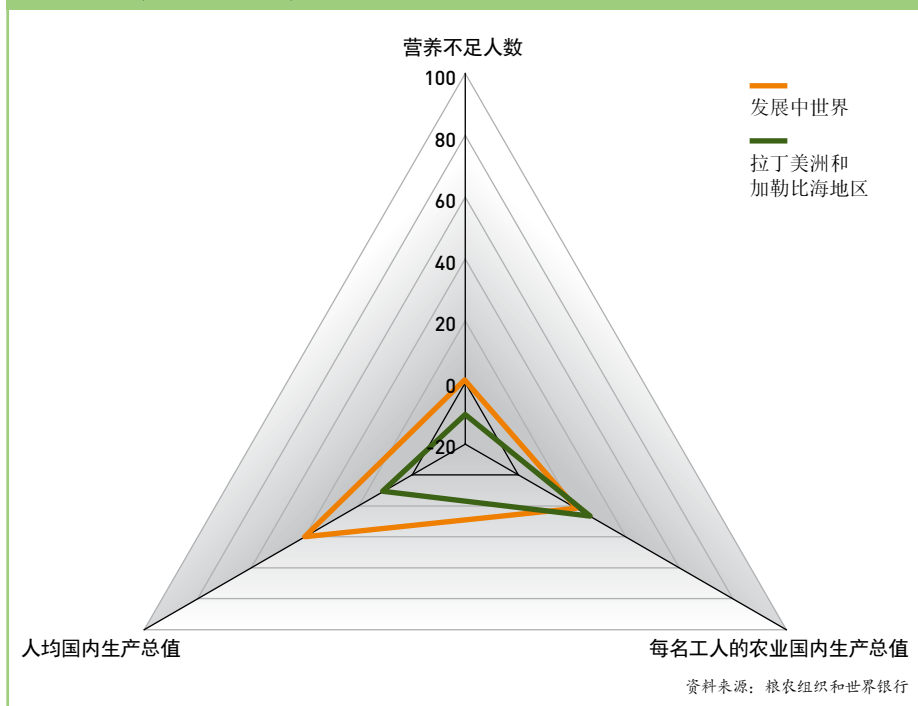
因素就是收入高度不平等，这表现在不平等获得生产资产。¹⁸不平等导致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不均，并成了减缓贫困的制约因素。

该区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更加城市化，但在许多国家，农村人口的比例仍然偏高。此外，在大多数国家，农村地区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发生率要高于城市地区。农村和农业开发在消除饥饿和极端贫困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尤其在小型生产者和土著社区当中。确保穷人获得生产资源——土地、资本、技术和教育——尤为重要。

粮食经济的特点就是深化结构变革——推广新的粮食零售形式，包括



营养不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名工人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 (1990-92年至2001-03年百分比变化)



超市和高级百货商店，以及巩固食品工业。确保小农和较贫困农民不被边缘化就是今后面临的挑战。

在许多国家，出口收入对确保主要粮食进口至关重要。就出口商品高度集中的国家而言，出口收入和靠农业及相关活动为生的个人的生计很容易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危害。例如，近几年来咖啡价格戏剧性下降对中美洲一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该区域的一些国家中，对自然打击的敏感性加剧了最贫困人口的易受害性。近十年的一些事例包括厄尔尼诺现象以及乔治飓风和米奇飓风；厄尔尼诺导致加勒比海地

区、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区国家在1997年和1998年出现干旱和洪涝，而1998年乔治飓风和米奇飓风在许多加勒比海地区 and 中美洲国家造成生命、作物和基础设施被毁。

危地马拉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1990-92年和2001-03年间，危地马拉的营养不足人数翻了一番，达280万人，发生率由占人口的16%增加到23%。31%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其中约80%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¹大多数农村穷人均均为土著人，靠生存农业或农活为生。

长期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地获得生产资源。约2%的人拥有72%的农田，而不足7公顷土地面积的小农（占有所有农场的87%）控制的面积仅为15%。²小农的生产力因农村区域基础设施差以及教育与社会支出水平低而进一步受到制约。社会支出在该地区是最低的，尽管自1990年以来它们均增加了。³

自然灾害也使粮食不安全进一步恶化。最近的一些事件包括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随后是1998年的米奇飓风、2001年的干旱和2005年10月的斯坦飓风。估计后者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4%。⁴

2000年的咖啡生产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18%、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4%、出口收入的19%以及30%的农村雇工。国际咖啡价格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给小生产者和大中型农场的收益造成严重影响；小生产者在数字上占优势，而大中型农场占生产的80%。该部门2001年的整个损失估计达1.25亿美元。农业劳动需求的下降导致相当于78000个全职岗位的就业损失和农村工资下降。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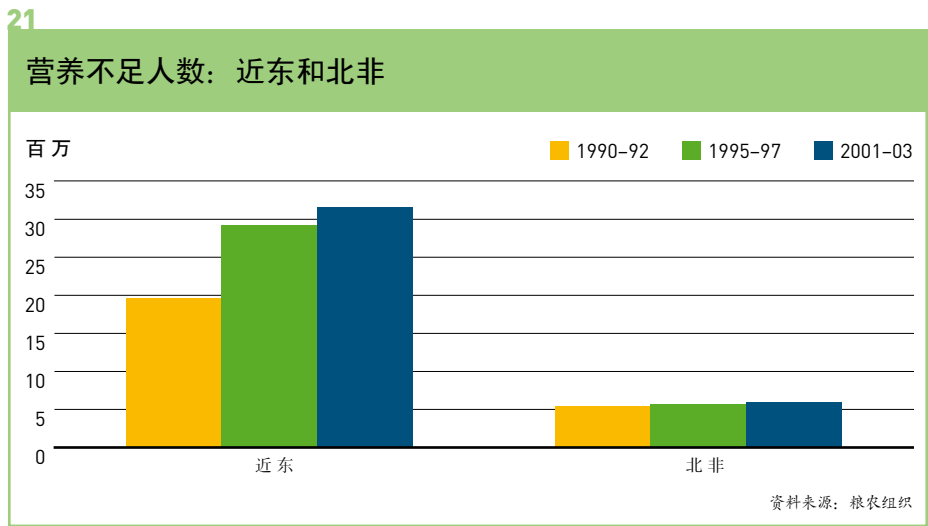
本插图注释：请参见第39-40页。

各区域营养不足状况

近东和北非

近东和北非营养不足人数为总人口的9%，是发展中区域营养不足发生率最低的区域。某些国家的相对高的收入和/或传统的粮食供应及补贴政策占该差距的大部分。该区域约占发展中世界营养不足人数的5%和人口的8%左右。

尽管相对偏低，但该区域粮食不安全状况却持续存在，实际上绝对数和发生率均在增加。在1990-92年和2001-03年间，饥饿发生率由8%增加到9%，这种状况再加上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导致营养不足人数由2500万增加到3800万。除阿富汗和伊拉克外（因为关于它们的可获得数据非常少），营养不足人数仍在增加，由1500万增加到2000万，发生率由5%增加到6%。



在该区域的国家中（不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只有也门的粮食不安全水平非常高；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长期营养不足。在余下的国家中，除约旦和摩洛哥外，营养不足的发生率低于5%。

图23显示了个别国家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只有科威特实现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但是在看待这一令人印象至深的减缓饥饿记录时，需要考虑到继伊拉克占领和第一次海

也门粮食不安全日益恶化

在也门，饥饿人数由1990-92年的420万增加到2001-03年的710万，营养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34%增加到37%。该国已被列入低收入组，而且高度依赖粮食进口。自1990-02年以来的十年，每日人均能量供应已由2040大卡降到2020大卡（2001-03年）。也门人口的增长率在全世界最高，给该国的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及其自然资源基础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一般而言，社会指标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提高，但仍处于贫困状况；根据《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力开发指数》，也门在177个国家中排名第151位。

约四分之三的人口和80%以上的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雇用了近50%的劳动力。农业生产赶不上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农业进口的依赖显著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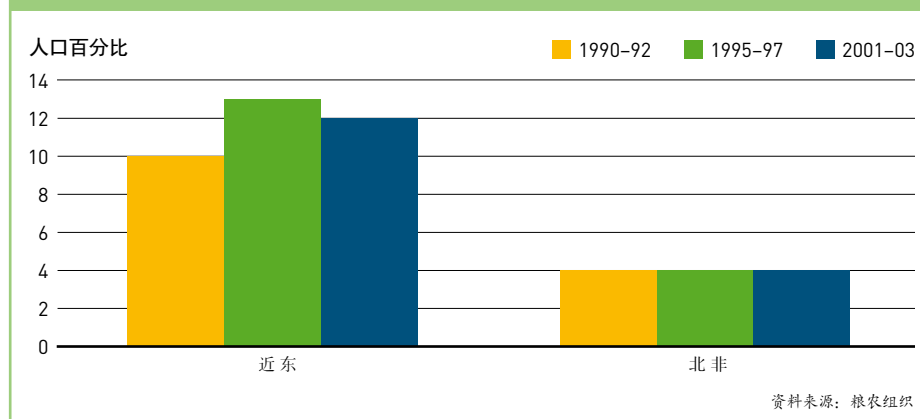
农村开发是强粮食安全的关键。由于缺少投资，水供应不足以及可耕地少，农业部门面临着较低的生产率。地下水资源的快速消耗可能是该国和该部门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约42%的耕地靠灌溉，75%以上的灌溉地用的是地下水。确保可持续利用匮乏的水资源是农村区域开发的关键。

也门通常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刺激性叶子的生产和利用，该叶子与粮食生产竞争资源（包括水）和家庭粮食支出。政府开始了一项反对咀嚼叶子运动，鼓励农民转到生产高产值出口作物，以便提高水的利用率。



22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近东和北非



湾之后，按照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1990-92）衡量，科威特的营养不足水平特别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幅度减少了营养不足人

数，同时把发生率降到很低水平。叙利亚和埃及达到饥饿人数小幅下降，发生率下降较大，这两个国家的发生率均低于5%。其余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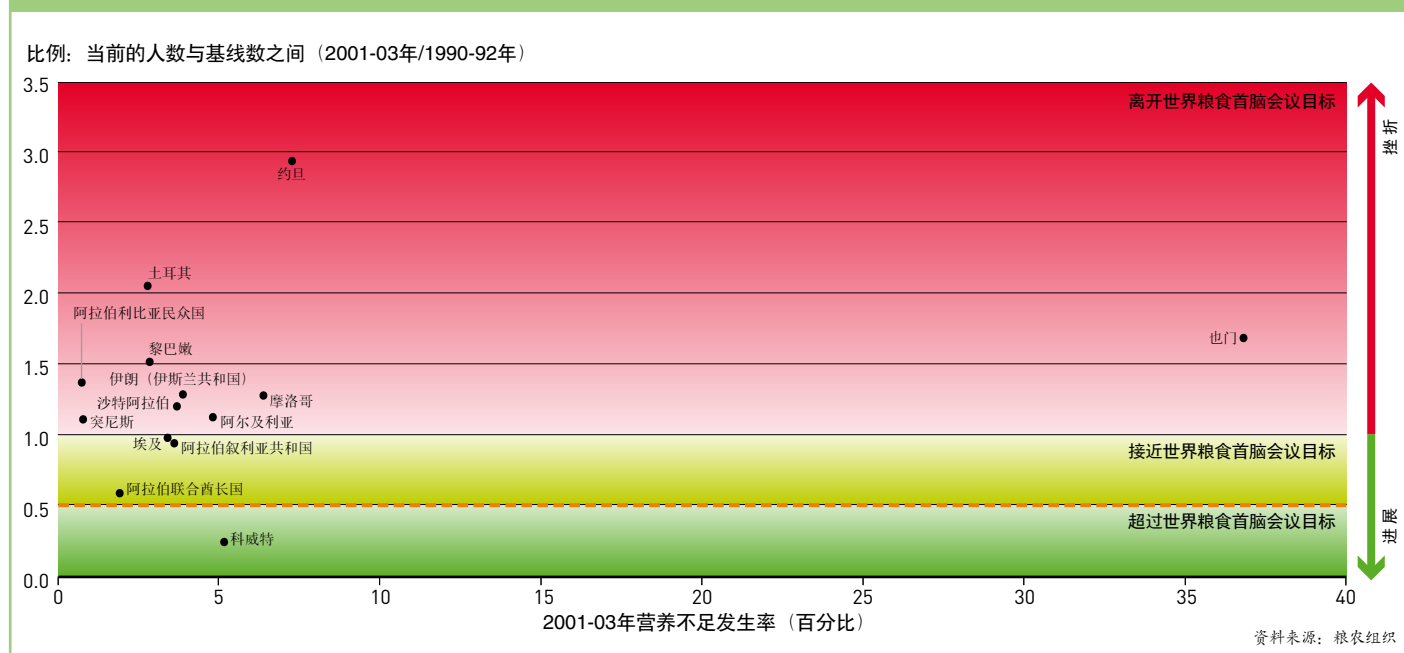
（尤其是约旦和也门）的人数均在增加。

抗击饥饿：进步与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该区域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很重，外汇收入构成了粮食安全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油价是出口收入的关键渠道，其波动直接影响出口国的经济，间接影响非石油出口国，尤其是通过区域间流动劳动力的汇款流量。因此，20世纪90年代期间油价的下降对该区域的粮食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自2002年以来，它们目前的反弹是强有力的经济推动力。

23

营养不足人数：近东和北非的国家进展与挫折情况



各区域营养不足状况

约旦营养不足上升

1990-92年和2001-03年间，饥饿人数由100000增加到400000，营养不足发生率由占人口的4%增加到7%。有限的资源，特别是水资源，使约旦高度依赖粮食进口。农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且仅占劳动力的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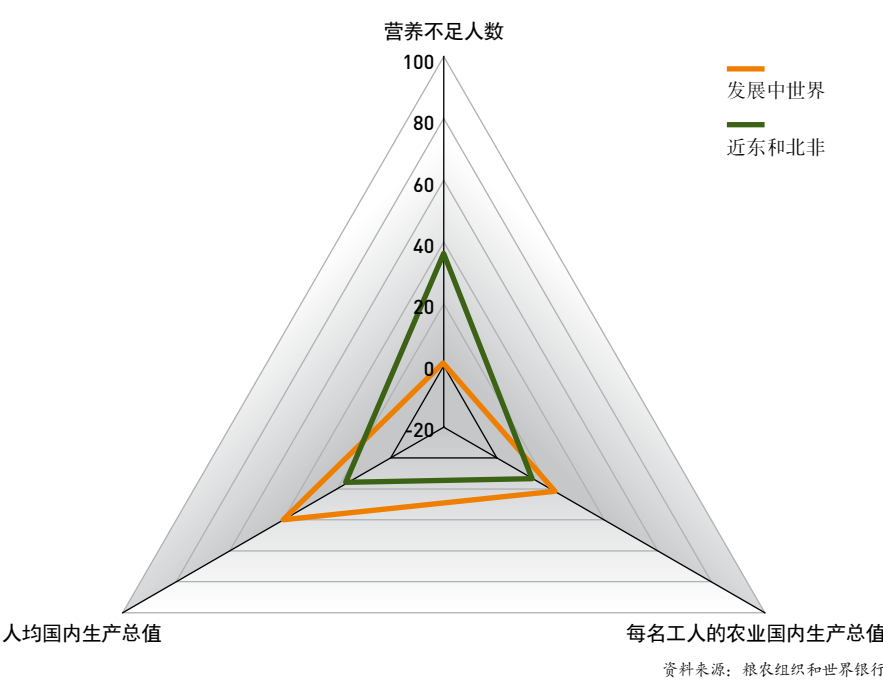
约旦的经济受外部因素的高度影响，其绩效与过去20年中油价的波动以及该区域发生的冲突紧密相连。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长期的经济下降以后，约旦又开始经历稳定的经

济增长。尽管还有大量的外债，但政府已成功地筹集到用于诸如卫生和教育等社会活动的公共支出。然而，失业人数仍然很高，贫困依然存在，尽管在减贫方面取得了进展。虽然不足2%的人口生活在每日1美元的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之下，但7%的人口靠每日不足2美元生存。鉴于劳动力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缺少就业机会被视为目前对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长期以来，严重的水资源匮乏制约了该国的增长与发展前景。

该区域大部分穷人——约70%——生活在农村地区，尽管农村人口比例为43%。¹⁹就农村社区而言，农业仍然是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渠道，也是农村经济的引擎。该部门的绩效易受不稳定气候条件的影响，尤其是降雨量。除埃及外，那里的大部分农田均靠灌溉，干旱往往导致产量严重不足，给农业收入和粮食进口支出造成很大压力。该区域的水资源日益匮乏，限制了农业发展的范围，给农业和农村人民的生计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改进管理措施是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

该区域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在这方面，粮食进口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并且也是节省匮乏水源的一种方法。然而，该区域在开发以出口为导向、能减少其对石油出口的依赖的产业方面尚未成功。一些国家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确保经济增长水平足以吸收快速扩展的劳动力。

24 营养不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名工人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 (1990-92年至2001-03年百分比变化)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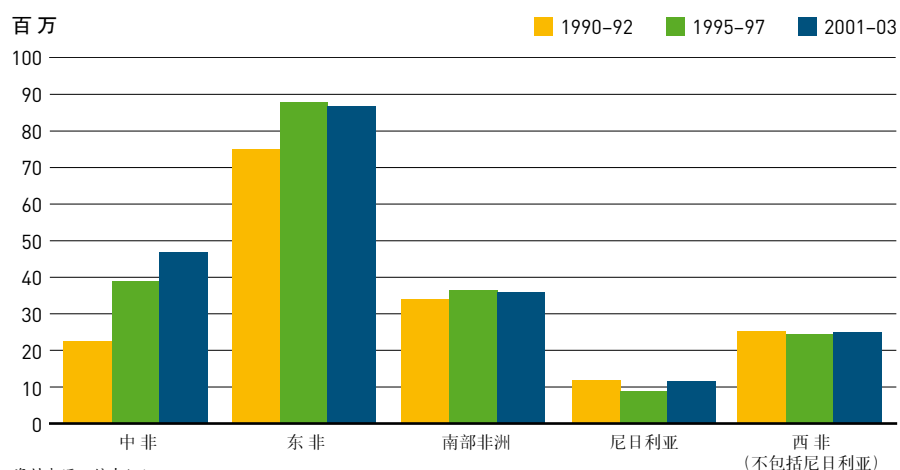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13%和营养不足人口的25%。该区域是长期挨饿人口的比例最高——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区域。在该区域的14个国家中，2001-03年有35%或以上的人口长期营养不足。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饥饿持续存在而且范围广泛。在1990-92年和2001-03年间，营养不足人数由1.69亿增加到2.06亿，而且，在39个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的数据报告减少了营养不足人数。该区域的人口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加，远远快于饥饿人数的增长，导致营养不足发生率由35%降到32%。29个国家的营养不足的发生率下降了，10个国家增加了。

该区域减少饥饿的努力受到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制约，包括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冲突，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事实上，自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以来，营养不足人数的增加主要受五个饱受战争折磨国家的驱使：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些国家共占该区域人口增加总数3700万中的2900万。特别是紧急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粮食不安全日益恶化，该国的营养不足人数增加了三倍，由1200万增加到3600万，发生率由占人口的31%增加到72%。明显的结果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冲突是制约在实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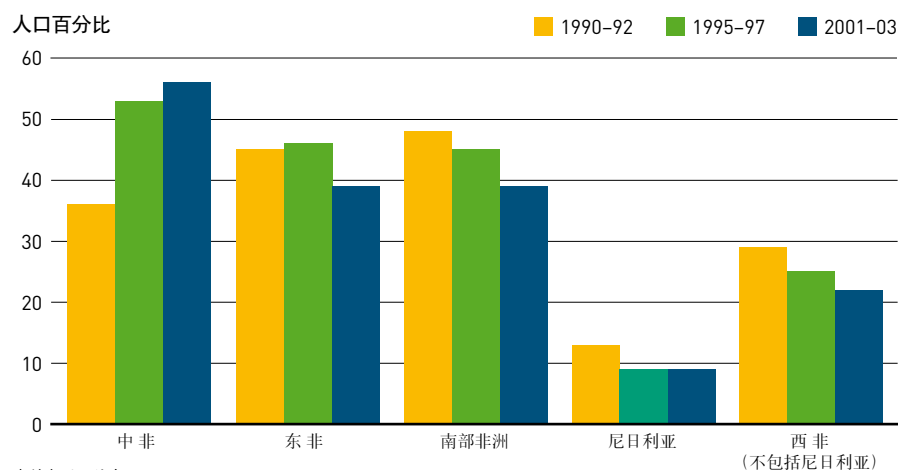
25

营养不足人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26

营养不足人数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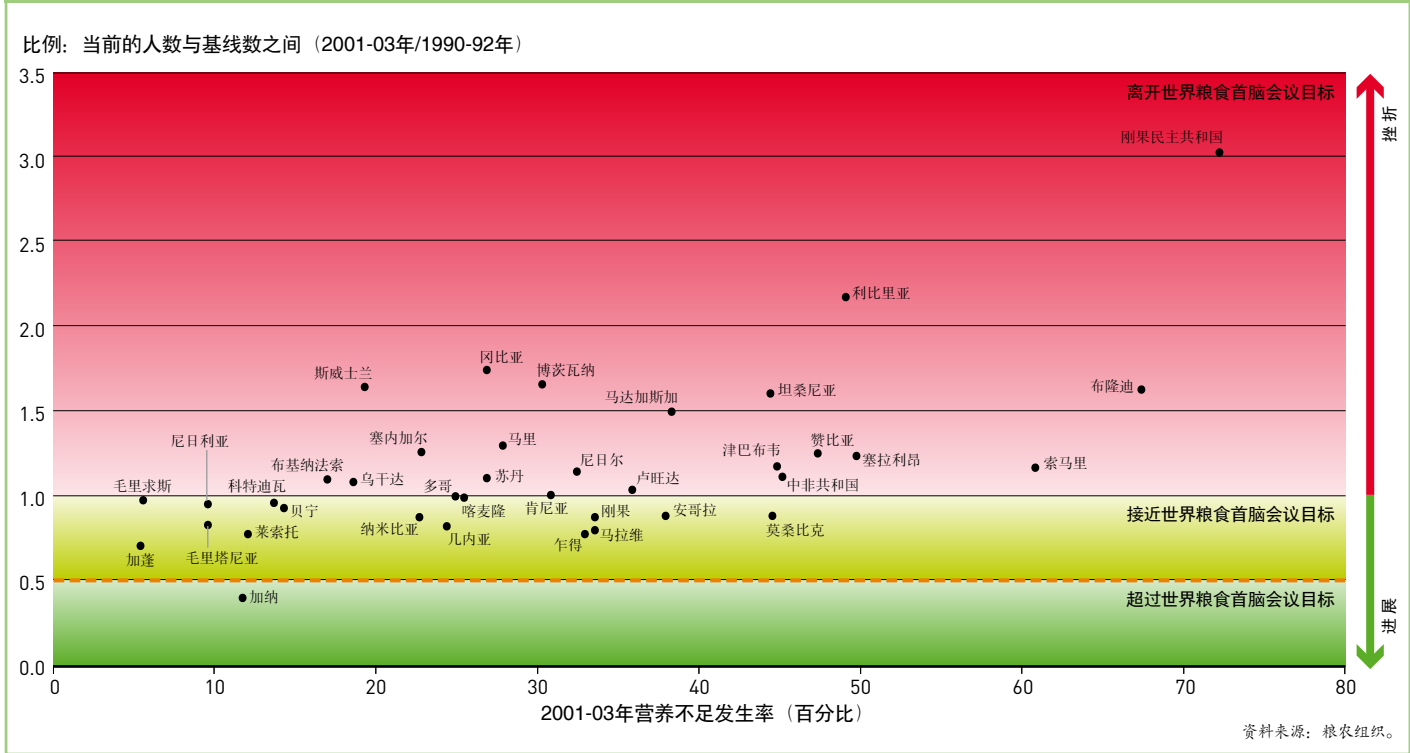
图27强调了饥饿在该区域的持续存在，显示了个别国家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除加纳外（因为该国已经达到

了该目标），仅有加蓬使营养不足人数下降了25%或以上（因此达到该目标的一半）。营养不足人数下降的其他国家有：安哥拉、贝宁、乍得、刚果、埃塞俄比亚、几内亚、莱索托、马拉维、毛里塔尼

各区域营养不足状况

27

营养不足人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国家进展与挫折情况



亚、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仅在人数方面稍有下降，虽然发生率下降了。

抗击饥饿：进展与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在营养不足人数大幅下降的国家中，比较突出的有埃塞俄比亚、加纳和莫桑比克。在埃塞俄比亚，1993-95年和2001-03年间²⁰营养不足人数减少了600万（17%），由3800万下降到3200万，发生率由61%降到46%。按相对价值计算，加纳的成绩甚至更为显著。营养不足人数由

580万降到240万（59%），营养不足的发生率由37%降到12%。在莫桑比克，营养不足人数下降了90万（或10%），营养不足发生率由66%降到45%。尽管成功的相关数字在高度成功的国家中各不相同，但是它们似乎将良好的经济增长绩

效与人均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大幅增加结合在一起。下面的表概述了三个国家的绩效。

事实上，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粮食增长是减少饥饿的关键。在粮食生产中，生产力的增加对农村经济具有强烈的积极影响，导致

埃塞俄比亚、加纳和莫桑比克的经济和农业绩效			
	年人均增长率，1990-2003年		
	国内生产总值	农业国内生产总值	粮食生产
	(百分比)		
埃塞俄比亚*	2.0	-1.0	2.3
加 纳	1.8	1.1	3.3
莫桑比克	4.5	2.8	1.6

* 所示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增长率系指1993-2003年间。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



粮食可获得性的增加和地方市场粮价的下降。同时，小农——主粮的主要生产者——收入的增加通过增加对其他部门的产品需求而刺激了农村经济活动，这些部门或与农业有联系（如加工和农业服务）或向农民提供消费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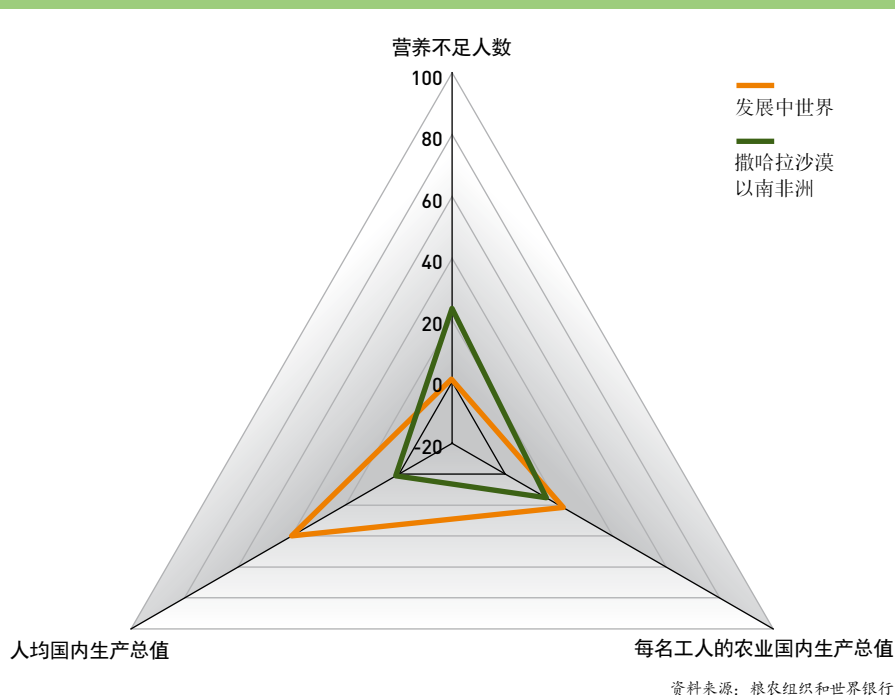
在该区域的12个国家中，营养不足发生率的下降不足以转换成营养不足人数的下降。这些国家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很不平衡。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一个共同的因素似乎是人均粮食生产或是下降或是仅缓慢地增长。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和赞比亚便属于这一组国家。

在乌干达，1990-92年和2001-03年间营养不足人数由420万增加到460万，而发生率则由24%下降到19%。这种情况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年均增长率为3.8%，而人均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等，为1%。每日人均膳食热能消费量也由2270大卡增加到2380大卡，尽管人均粮食生产下降了。热能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商品粮进口和粮食援助的大量增加取得的。虽然整个粮食供应扩大了，但农村收入的增加未得以物化；如果额外供应来自国内生产，就可以创造农村收入。

在赞比亚，发生率实质上没有变化（由48%降到47%），营养不足人数由400万增加到510万。整个经济和农业表现优劣各占。事实

28

营养不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名工人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 (1990-92年至2001-03年百分比变化)



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以每年0.9%的速度下降，而人均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则增加1.0%。另外一方面，人均粮食生产每年却以0.9%的速度下降。

在布基纳法索，1990-92年和2001-03年间营养不足的发生率由21%降到17%，这不足以防止营养不足人数由190万增加到210万。按人均值计算，粮食生产以同样的平均速度增加（每年1.6%），这在莫桑比克比较成功。另一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比较适中，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和1.1%。人均粮食进口量也稍有增加。结果，这期间的平

均膳食热能消费量略有增加，每人每日由2350大卡增加到2460大卡。这足以确保发生率降低，但不能确保营养不足人数降低。

转型国家

转型经济国是一个极度不同的团体，在分析该区域的饥饿趋势时要牢记这一事实。²¹该区域营养不足人数约2500万，其中2100万生活在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在最近加入欧盟（EU）的国家中，²²以及在罗马尼亚，营养不足的程度一般比较低——至多6%。巴尔干半岛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以及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稍高些。在独联体国家内，营养不足发生率范围变化很大：从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约3%到塔吉克斯坦的61%，后者与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一起，是粮食不安全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就转型国家而言，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进展情况是根据1993-95年作为基准期衡量的。²³就整个区域而言，饥饿人数和饥饿发

生率稍有增加。一些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形势则急剧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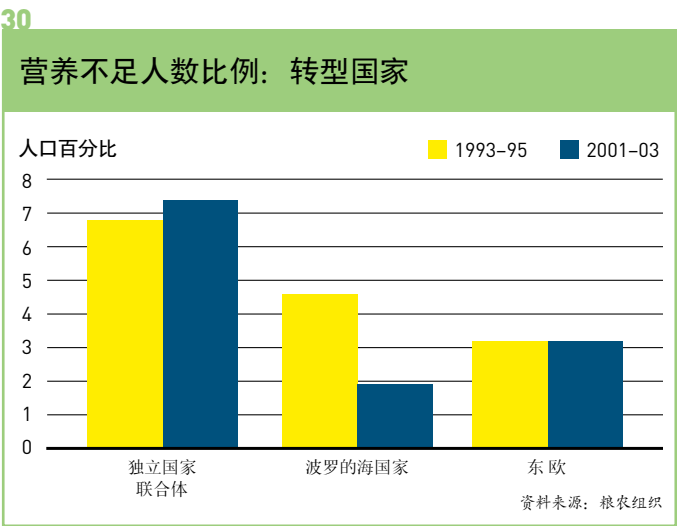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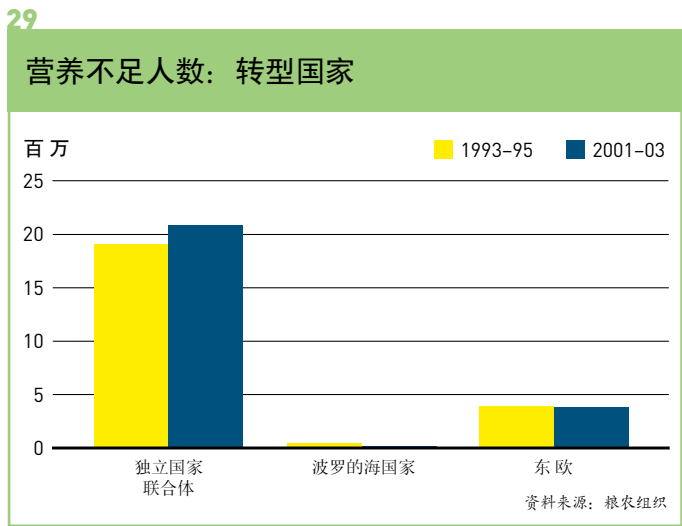
图31显示了个别国家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实现该目标的国家中，最成功的国家有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所有这些国家开始的时候饥饿发生率均很高，现在至少已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亚美尼亚在1993-95年是该区域营养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国家（52%），现在已将饥饿人数减少了一半，但发生率占人口的29%，仍然很高，令人担忧。达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其他国家有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拉脱维亚、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和土库曼斯坦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它们尚未达到该目标。

少数几个国家遭到挫折，在某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进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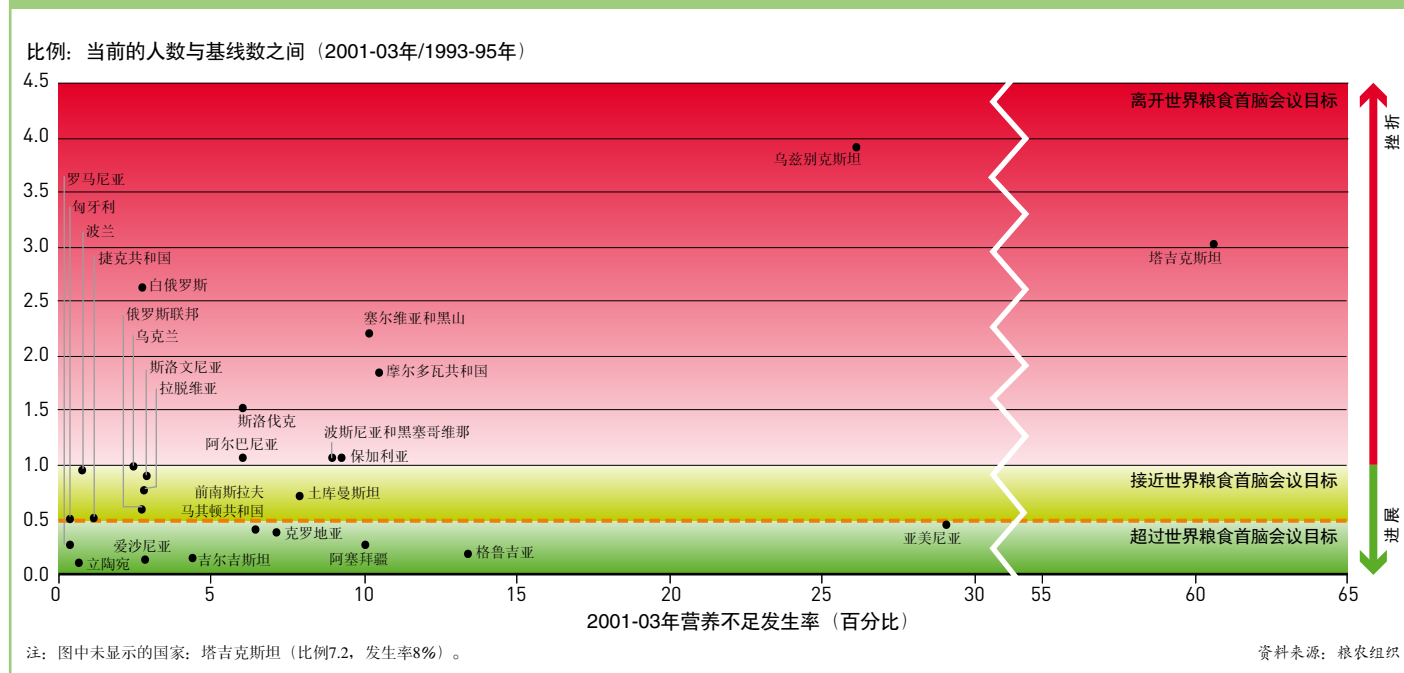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国家在大幅度减少饥饿方面最为成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武装冲突中出现的国家。它们的经济继头几年严重紧缩后，从该十年的后半期开始发展。经济增长反过来又是饥饿人数大幅下降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这两个国家，饥饿人数由1993-95年的250万降到2001-03年的70-80万。这两个国家自1993年以来在实施整体经济改革及专门针对农业部门进行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农业土地和授权私有化。

些情况下很严重。相对增长最大的是在哈萨克斯坦，但目前形势最严峻的是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情况均日益恶化，其目前的营养不足水平十分高。





营养不足人数：转型国家的国家进展与挫折情况



抗击饥饿：进展与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在减少饥饿人数方面，影响进展或导致挫折的因素在该区域多种多样。在多数事例中，粮食不安全是为人为灾害——战争、冲突和政治与经济不稳定，加上后来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和大多数巴尔干半岛国家均属这一组。自然灾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部分地区长期干旱）也起了作用。一般来说，可推断如下造成该区域粮食不安全的因素：因缺少支持政策和基础设施而造成

的经济发展疲软；继20世纪90年代前东欧和独联体经济和政治体系解体之后，社会安全网的崩溃。

在1990和2001年间，根据每日靠不足1美元生活的人口衡量，独联体国家的极端贫困比例已由0.4%增加到5.3%，东南欧的转型国家由0.2%增加到2.0%。²⁴然而，独联体的平均数掩盖了极端贫困比例非常高的国家的存在，诸如摩尔多瓦（22%）、乌兹别克斯坦（14%）、亚美尼亚（13%）、土库曼斯坦（10%）和塔吉克斯坦（7%）。²⁵

扭转粮食安全的挫折需要将努力集中在有利于穷人的发展战略上，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因为在诸如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农村地区的人口占50%以上，这种比例在饥饿比较普遍的其它国家也很大。虽然农业在该区域作为整体上不是主导部门，但在比较贫困的国家仍然很重要，而且农业绩效将决定未来减少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方面的进展。在营养不足最高的三个国家——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23%和31%。²⁶